



白癡

那多多少少是種變態吧，他想，或者是奇怪的本能驅使，其實可能並沒有那麼清楚。

「嘿，雅慧，不去上課嗎？」

「去啊，為什麼不去，第一天上課耶！」

「一起走吧。」

「好啊。」

看著她的側面，他不禁要懷疑在薄薄的外衣之下所包括的是否是更令人衝動的生命。

「哇，今天天氣好好喔，真是可惜要去上課，要不然就可以出去玩了。」

「天氣好？還好吧，還有一點陰陰的，大概下午會下雨吧。」

抬頭看看天空，他想，這天氣有什麼好的。

「唉，你真掃興，每次都要潑人家冷水。」

她下意識的撩起頭髮，以準確的四十五度角滑落到肩頭上。

「……。」

一絲頭髮飄到他的面前，一股奇怪而誘人的香味以極快的速度在空氣中擴散開來，他想不出來為什麼女人總有這種不知從何而來的香味。

「唔……我能不能問妳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女孩子間是不是有傳授撥頭髮的動作？」

「沒有啊，為什麼這樣問？」

「因為妳剛才的動作是標準的四十五度角，歷時兩秒的撥髮動作。」

她抿著嘴笑起來，是啊！連這也是標準動作，他想。

「你怎麼老是想一些奇奇怪怪的理論？」

「奇怪？會嗎？」狐疑著。

「算了啦，趕快走，要遲到了。」

他們快步走上了樓梯，她走在他的前面，他很仔細的看著她的背影，她穿了一雙淺咖啡色的休閒鞋，短短的襪子，一小截白晰的腳脛不經意地露了出來，深藍色的牛仔褲欲蓋彌彰地緊貼在她的大腿上，臀緣像是嘲笑著他的目光般地恣意跳動著。

「嘿，快一點啊！」

「唔，好。」

同學們的喧鬧已傳到他的耳邊，有一段時間沒見的朋友們特別熱絡的打起招呼，他在人群中，不經意的看見她，他不能明白為什麼，她的影像在此時顯得特別清晰。

陰雨的下午，連光線好像被大氣層吸收掉一樣，一切顯得暗淡無光。他信步走到系館的一間教室，沒有人在上課，但她一個人坐在窗台邊，她不算嬌小，但這個時候卻顯得小，像是小孩子一般的小，輕步走到她的身後，下意識的往窗外看一看。

「在看些什麼？」

她抬起頭來看一看他，長長的睫毛帶了一點點晶瑩的水珠，不知道是剛哭過還是給雨水給沾溼了的。

「沒什麼。」

「……，雅慧，妳還好吧？有什麼事嗎？」

「沒什麼事。」

「……………」

「奇偉，你能不能在這裏陪我一下。」

「唔，好啊。」

他輕輕地拉過來一張椅子，坐在她的身旁。窗外飄起了一陣細雨，飄啊飄的飄了進來，不知道為什麼，他想，好像再多話的人在這種時候都會自動地閉上了嘴，大概是電影還是小說的潛移默化吧。

「奇偉，你能不能告訴我，怎麼樣才不會失望呢？」

「失望？我不知道妳在說那一個方面，不過，有一種說法是只要不抱著希望就不會失望。」

他一直覺得這句話藏了些什麼在裏面。

「不抱希望……那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

「人生為什麼一定要有意義？」

「……………」

「妳知道，整個說法是這樣的，只要活著就有希望，而不抱著希望就不會失望，所以，如果妳不想失望，那，那就只好從這窗台上跳下去了。」

她笑了。

「你這是什麼理論嘛！」

「唔，我只是想說，人免不了要期待，免不了要失望，這種奇怪的情感波動實在是逃不開的。」

「奇偉……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和你說了話，心情就會好很多……」

「……………」

他並沒有注意到她說了什麼，只是不經意地發覺順著她的脖子而下，襯衫下白色的魅影隨著她身體的擺動而作著小規模的律動，他並不覺得什麼，窗外仍飄著雨。

「我要去上課了，先走了。」他看了看錶說。

「Bye——。」

他站起來，把椅子放回原位，轉頭走了出來，迎面而來的風冷了一點。

急馳過中正橋，暗夜裏看不見一顆閃耀的星星，不知名的河流倒映出河堤兩旁的燈火，無情的冷風把他的衣服灌得鼓鼓的。台北實在是個爛城市，他想。忽然一輛Benz從他後面超前，險險地和他擦身而過。

「操你媽的。」

他準確地吼出不大可能做到的話語，也許吧，地方爛，人也爛，每個人不斷地說著，許諾著虛無的希望，他從來都不懂得，這是一個什麼世界，他沿著車道停下了摩托車，拿下安全帽，走到騎樓下，拿起話筒，準確地按下熟知的號碼。

「雅慧嗎？奇偉，我好累。」

說完了，他掛了電話，那一頭還來不及反應。他記得曾在本書上看過描寫唯物論者莫名的悲哀，他想，他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的一個。重新跨上機車，他想著要回宿舍去，隱隱約約的看見路中央有一團不知名的東西

，騎得近了，才看出是一隻被車撞了的狗，凸出的眼睛像是要掉出來一樣，張開的嘴不知在抗議著什麼，枕著被鮮紅染開的柏油睡在路上，大概是太冷了，牠的毛皮隨著北風一陣一陣地打著哆嗦。他停下來看了一下，也就走了，這麼大的風似乎吹得背都冷了。

「耶穌愛你，信主得永生。」

他們走過地下道，他順手拿了一張傳單，看了幾眼，下意識的想要抗辯。

「等一等，雅慧，這會很有趣。」

他轉過身。

「對不起，先生，請問您是基督徒嗎？」

「是啊。」

「耶穌死了嗎？」

「祂死後而復生。」

「那祂現在在那裏？」

「祂被一道雲彩接到天上去。」

「那祂為什麼不再降生？」

「總有一天會的。」

「總有一天是什麼時候？難道說祂那個時代的人比這個時代的人更值得救贖嗎？還有你怎麼知道所謂的『上帝』不是『撒旦』呢？你怎麼知道上帝不是為了讓我們在人世間受更多的苦而讓我們有男女之別，有短暫的快樂呢？」

「你怎麼可以說上帝是撒旦呢？」

「不，你沒有聽懂……」

「走了啦。」她拉著他的衣袖，留下那個面有愠色的基督徒。

「你為什麼要和別人吵架呢？」

「吵架？沒有呀，我只是看不慣那些白痴的行徑罷了。」

「你怎麼能說別人是白痴呢？」

「……我不知道耶，大概是那些人整天掛著白痴一樣的笑容，又整天愛呀愛的說個不停吧。」

「……你不相信世上有愛嗎？」試探的語氣。

「不相信。」

「……………」

他很納悶，這種問題的答案，不是很顯而易見的嗎？

之後幾天，她都避著他，遇見了，也只是遠遠地看著，用著驚恐的眼神看著他，他本來也不以為意，只是漸漸地心中湧上了一陣一陣的怪，說不得是憂，是愁，只是一種踏不著的空，他想，該去問個清楚才是。

他給她捎了封信去，約了她出來吃飯，其實天天見面的朋友是不必如此的，只是想這樣子做而已。他歸納為一種奇怪而無意義的動機。

那是一頓沉悶的晚餐，他們並沒有說些什麼，吃完了飯，他們走回校園。

「哪，那我就先回宿舍了。」略帶遲疑地，她說。

「……嗯，雅慧，妳能不能再陪我一會兒？」

「……………」

窒人的沉悶。

「……我能不能問妳，為什麼這幾天妳都好像刻意地在躲著我。」

「……沒有啊。」

無言地走著，遠遠地聽見在陰暗的角落有一點聲音，走得近了，才發覺是一對情侶，女孩子穿了一身連身長裙，男孩子穿了套頭毛衣，又罩了一件淺褐色的外套，似乎沒有察覺到別人的接近似的，男孩子的手環在女孩子的腰際，眼睛緊閉著，像是要吸乾生命泉水一般地吻著，他一直不懂，這有什麼好玩的。

「雅慧，妳有沒有看到剛才那兩個人，好好玩喔。」

「……………」

她沒有回答，不經意似地看了他一眼，又低下了頭。他實在是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只是有一種奇怪的罪惡感湧上心頭。

「……妳能不能就直接告訴我，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省得我還要猜來猜去的。」

「你，你沒有做錯什麼啊。」冷冷淡淡地。

「我想我們沒有什麼特殊關係吧？」

「……………」

「好吧，就假設沒有吧，那可不可以我們還是像從前一樣做個好朋友呢？」

「……………」

這樣的談話是沒有結果的，他想，還是回去好了。

「算了，我走了。」

他轉頭就走開了，走了沒有幾步，回頭看了一眼，她依舊站在那裏，黑暗中的她，像黑影一樣，不是很實在，一時之間，他很想走回去，遲疑了約略三秒鐘，最後他還是走開了。

她的眼睛閉了起來，柔軟的睫毛輕輕地落在染上了紅暈的臉頰上，她的呼吸因為某一些不知名的理由而變得急促，他正在考慮該怎麼做，真該先問問別人的，他想，該怎麼去品嚐那鮮紅而飽滿的嘴唇呢？他是看過接吻的，在鏡頭裏的男女主角擁抱在一起，纏繞的舌頭不斷地蠕動著，不時發出液體摩擦舌頭的噴噴聲，真是這樣子嗎？他狐疑著，但似乎是騎虎難下了。他把自己的嘴唇湊過去，輕輕地含住她那小小的嘴唇，她輕哼了一聲，像是突然脫了力一樣整個人都軟了，他的下體鼓脹起來，撐滿了褲襠，他開始覺得好笑，自己什麼時候也學起別人談這些情呀愛的玩意？試探性地，他用舌頭扳開她微張的口，侵入她的空間，她的溫度急速上升，他覺得很有趣，更狂肆地侵擾她的領地，他的手，癱似地搓揉著她年輕而高挺的乳房，她的身體開始不自然的擺動，像得了熱病的病人，大量的釋放能量而低聲呻吟著，這好像太誇張了一點，畢竟他和淑芬認識還不太久，那是在他和雅慧走得最近的時候，雅慧介紹他們認識的，對淑芬的印象只是陽光下的白衣女孩罷了。好了，問題是，現在要怎麼收場？他實在是有點不知所措了，看著桌上散亂的習題，他突然想起隔天要交作業，這事得快點解決才行，他下定了決心，就開始解去她

衣服上的扣子。

「不行。」她試圖反抗，但卻軟弱無力。

他用嘴封住了她的話，手卻持續的運動著，放鬆了她的衣服，他突然想起他不知道怎麼去脫下胸罩，這實在是難題，他掙扎了好幾分鐘還不得要領，最後乾脆把它硬扯掉，他想，有機會一定要仔細去研究一下內衣的結構，但總之，他們做了愛，你知道，其實就是一連串擺動的動作再加上一些奇怪的哼哼唧唧，沒什麼大不了的。

「你愛不愛我？」她抱著他問。

「愛？那是什麼？」他順手拿起床頭旁的書，不經心地回答，這是什麼爛問題，他想。

「那你為什麼要……」

「我不知道啊。」他必須承認，他不知道一個人的眼睛可以睜那麼大。

「……………」

「別這樣子，我說的是實話，妳問我愛不愛妳，可是妳沒有給愛一個定義，我無從回答起。我除了說不知道，還能說什麼？」

「那，那你對我有什麼感覺？」

「妳的身體很軟，皮膚很細，胸也不小，身裁比例還過得去，此外，妳剛才叫得很大聲。」

「你……混蛋！」

他看著她衣衫不整地奪門而出，他沒有看過一個人的臉可以脹得那麼紅的，躺在床上想了一想，他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就起身穿了件褲子，坐到書桌前開始寫起作業。

坐在系館門口的台階上，他叨了根Marlboro的菸，呆呆的看著過往的人，一陣高頻間隔著低頻的聲波傳遞到他的附近，他的耳膜產生共振，他想了一想，一兩個方程式就可以解釋聽覺的問題。一對男女走過。

「我同學說霸王別姬很好看耶！我們下午去看好嗎？」

「好啊，反正下午的課也沒有什麼好上的。」

他們走得遠了，周圍又歸於寧靜，他看著牆角邊有一群螞蟥，抬著一隻螞蟥跌跌撞撞的往前進，螞蟥的一支腳抽呀抽的，想來是沒有死透，但卻也無力擺脫牠自己的命運，想著想著，他有點入神了。

「奇偉。」

他抬起頭看了一眼，是雅慧，她像是很苦惱似的。

「什麼事？」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不過我想我該告訴你的，雖然淑芬不要我說……她可能懷孕了。」她咬著唇。

機率有這麼高嗎？他回想著一些數據。

「喔，我去找她。」

他們一起走到女生宿舍，本來淑芬不願意出來，雅慧勸了她個把小時才勸得她下來，他和她約了時間到醫院作檢查，最後他們決定把小孩子拿掉。

他付了幾千塊錢，簽了個名，事情就這樣子過去了，他只記得她的臉蒼白的嚇人，他送了她回去就撥了通電話給雅慧，約她晚上出來吃飯。他的腦袋裏空空洞洞的，只裝得下螞蟥的一隻腳。是啊，開了門，跨過門檻，他想，晚上還要和雅慧吃飯呢。

那天之後，他開始認真地追求雅慧，鮮花，寫信，風雨無阻，一個男孩子所能作的，他都作了，可是她的心中似乎一直有著障礙，儘管他不斷地在她的耳邊說著懺悔的話，可是她卻似乎再也不能相信他，不管怎麼說，他還是約了她一起出去玩。

「你要我怎麼相信你呢？畢竟你曾對我的朋友做過那種事。」

「我不是說過嗎？人免不了要犯錯，妳就這麼不能原諒我嗎？」

他覺得這個時候，他最好看起來痛苦一點。

「難道說犯過錯的人就沒有權利再愛了嗎？天，為什麼要我在犯了錯之後才發覺我是如此深愛著妳。」

他抓著頭髮，這種嘶吼實在沒有什麼意義，他想著。

「我為什麼要理你呢？」她輕輕地哭起來。

「……………」

他靜靜地看著她的反應；她只穿了一件單衣，肩頭微動的顫動，由頸後到肩胛，順著脊柱的凹槽，直到滿滿的臀部，形成一條圓滑而眩目的曲線，他相信是連續而可微分的。他伸手過去抱住了她，深深的吻著她，這一切和將發生的，都使他想起淑芬，除了地點之外，其實就跟代公式一樣，他開始覺得上帝或許是存在的，而且，和他站在同一邊。

站在四樓的陽台上，估量著從地面到他所在地的高度，他的估計是十二公尺左右，即使加上正負百分之五的誤差，也在十一到十三公尺之間，在假設沒有摩擦力的狀況下，他從陽台上跳下去，在兩秒鐘之內，應該就可以到達地面，但是要讓什麼部位先落地呢？他想了想，應該是頭部吧，這樣子成功的機率會高一點。

「在想什麼？」雅慧輕輕地靠了過來。

「我在想要怎麼樣才能自殺。」

「別嚇我，為什麼要想這種問題？」

「……………」

「去吃飯好嗎？」

「好啊。」

她很自然地勾起他的手，自然得似乎他的手本來就是她的，於是，他們開始走路，他的腳步不小，週期也很短，走在一起，他就像拖著一個人形娃娃一樣往前進，多多少少是有點可笑，但他並沒有察覺，只是很專心地想著，或者只是很專注地把右腳放到左腳前方，再把左腳放到右腳前方，並且小心地配合著兩臂前後的擺動，整體的行動就稱為走路。他察覺了自己的心思，覺得好笑，連這種事情也想，或許真的是有一點怪了。走到固定的餐廳，點了固定的菜，以固定的流程固定地吃完盤子裏的吃食，固定地把湯一仰而盡，固定地折斷筷子，固定地等她吃完。

「別老是看著我嘛！」她說。

他笑了一笑，轉頭看著其他的人，隔壁座坐了一個女孩，年輕很明顯地寫在她的身體和臉上，遠一點坐了一個西裝畢挺的年輕人，一面吃飯邊看著公文。回過頭來，他看著雅慧，她像是在和百萬大軍戰鬥一樣，認真地一個個地消滅敵人，不時拂去飄到面前的一絲頭髮，他突然不知道她是誰，那熟悉的名字怎麼也想不起來，不過還好，他

知道當遇到自己不知道的問題時，只要去請教知道的人就好了。

「Hello，嗨，注意一下。」

她抬起頭來，眼中帶著疑問，嘴角帶了一顆飯粒。

「妳能不能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

她似乎是聽不懂似的眨著眼睛，嘴角的飯粒隨著上下顎的咬合而運動著。

「啊！我想起來了，妳是雅慧嘛！沒事了，妳繼續吃吧。」

她狐疑地低下頭去繼續奮鬥，他則在腦海中覆誦了幾次的名字，免得又忘記了。

吃完了飯，付了帳，他告訴她，他還有一些事，就走了，走了沒幾步，他回頭看了看她，那無助的背影好像在那裏看過，顯得很眼熟，他想了一想，沒有得到結論，於是掉頭就走了。

他正在和朋友們討論問題，他順手在黑板上導出了一串式子，其中關鍵的地方他記得是在昨天晚上他捧著雅慧雪白的屁股蠢動時想出來的，討論既畢，他一個人坐在教室裏，顯得非常疲倦，他始終不能明白，那股無以言狀的痛苦是從何而來的，有的時候，他隱隱約約的知道自己正在壓抑著些什麼，一些沒有道理的什麼，每次有人問他生命的意義何在時，他總是說，生命並沒有什麼內含的深意，所謂的活著只是還沒有死，那麼關於快樂或是幸福呢？他認為那是一種很奇怪的詐稱，他完全無法理解。當別人訴說著愛情、鮮花、巧克力時，他只知道把自的精子射進女人的陰道裏是很爽的事，愛情，那是什麼？他不能明白，那對他而言，就像是異次元的怪物一樣。盤據著除了他之外所有人的思考，想了一會兒，他從背包裏抽出一張紙，匆匆寫了數行，站起身，走到陽台邊，他把一隻腳跨出陽台，考慮要採取怎麼樣的傾斜角，然後他就跳出去，他想，角度好像不太對，但這一切太快，他根本來不及更正就落地了，他看到幾雙鞋子上上下下地跳了過來，雅慧的臉猛然出現在他的面前，看起來好像特別的蒼白，他眼皮閣了起來，看到眼前有一道白光，他想，這是視覺暫留的關係，漸漸地，他覺得自己的思想不太連貫，那道白光也逐漸被黑暗侵蝕掉了，周圍吵雜的聲音離他越來越遠，最後歸於沉寂。

也許我們正使用著連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武器，也許在無限處有一個叫做上帝的東西在等著我們，但是理性，在可見的範圍裏，仍是解決不可知的利器。

這是他最後所寫的，如此這般。